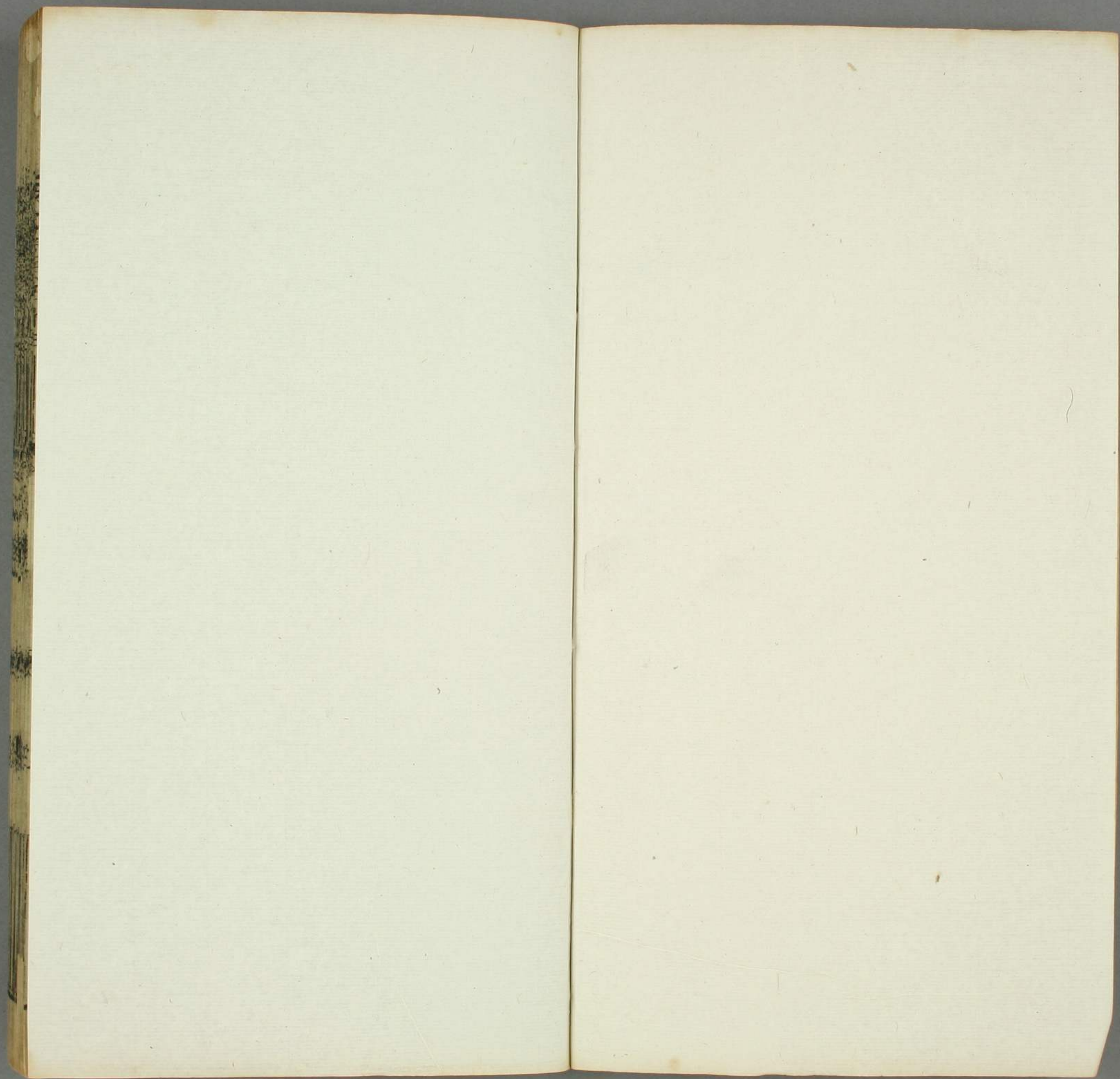




兵  
卷百五十三之百五十五

特  
7 仔 4  
1046  
46





74  
1046  
46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兵考

鄱陽 馬 端臨

支那

貴與

著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  
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  
其立軍之制非新經科簡即團併有餘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損  
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  
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

先時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徒之  
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  
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

利  
289  
46

學東

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  
四十五未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廩遠徙是橫遭  
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既承平紀綱素  
張此屬恟恟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  
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頗失威重向去不復可號令驕  
兵若遂推行則衆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  
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  
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  
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  
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招募廣  
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選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  
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馴畝之人本欲減冗

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  
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  
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  
在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  
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  
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十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陞為大分五十以  
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  
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并廢諸軍管陝西馬步軍管三百二十七并為二百七十  
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并者馬步軍五  
百四十五營并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

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迂  
徙費軍校溢負者以捕他軍之闕或隨所并兵入逐指揮依職高  
下同領

先時軍管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為一營  
承平日久兵制寢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  
或不滿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將校很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  
迂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并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  
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并軍營計減軍校十  
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僦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為  
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碩細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彙二  
百萬厯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并營大臣皆以為兵驕  
已久遽并之必召亂帝不聽獨王安石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

元豐歲有廢并甚衆

三年樞密院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帝  
亦有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虎翼除水軍一  
指揮外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總三萬四五百人在京增廣勇  
五指揮共二十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  
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十三  
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陝  
三路四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  
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命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  
為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為多其緣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  
請損其數因撥併畸零立額為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租賦有餘  
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為精兵至是分隸河

此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州江寧府以議言東南兵募寡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將分鎮謂之將云

八月帝手詔倉吏給軍糧例有虧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所以愛養兵卒之意自今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為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罪賞而兵糧每石及十斛士卒歡呼

十二月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貧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已又非教律所聽糾背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月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 帝嘗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此慶曆時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以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臣以為倘不能理

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陛下若欲夫數百年募兵之  
敝則宜果斷立法制令本未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  
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為崇世宗  
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平安石曰是也  
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  
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為禁軍史臣以為當時孤子寡婦見  
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  
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為非募此輩不足以勝諸僭偽之  
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  
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為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為禁  
衛不以為虞誠有帝王威畧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  
賞祿為勸利而乃更憂其為變豈篤論哉大抵世人習見募兵

而不見民兵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之法不變乃  
實可憂也彥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  
流求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或可恃至民  
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  
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爾  
一曰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  
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至有貿衣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乏艱於出備可速指揮禁戢  
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許也徃者冬闕  
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貿衣也  
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  
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

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  
弓矢未為過第陛下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  
府界素多群盜攻劫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  
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  
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  
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  
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  
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  
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於庭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  
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從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

不及聽移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視此有差即藝未精願未  
閱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  
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  
輒議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  
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  
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詔  
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  
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尉司云

樞密院言在京係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  
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  
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



京功役不許臣僚差占不過暮年可佞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樁管所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九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歛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若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社常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又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為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為四十二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其四在蔡汝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為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四年又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之法共十

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為第一西路為第二兩浙西路為第三東路為第四江南東路為第五西路為第六荆湖北路為第七南路潭州為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為第九福建路為第十廣南東路為第十一西路桂州為第十二邕州為第十三總天下為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掌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試擇武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疆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敝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敝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

大軍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舊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為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屬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交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又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  
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令既遣官隱括  
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  
曰保甲不可伐正軍上嘗否安石曰使其習熟然後上嘗然東  
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  
兵者大抵皆偷墮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  
令之人以此較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  
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  
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  
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  
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  
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強梁之人此其所以強也帝卒從

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  
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  
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  
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  
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  
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  
六正長壯丁九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  
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  
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九集教團教  
成歲遣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賞錢給按格令  
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

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  
二勇之間講勸宜不可後其加賜緡錢十五萬焉其繫籍勇保  
甲及民兵熙寧九年之數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  
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  
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  
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  
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  
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為

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  
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  
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  
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  
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  
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旨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  
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  
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  
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  
槁設賞賚藥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  
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  
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

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曰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

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斯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

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候有報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團

教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

巖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其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

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答之保正又答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答之以為甚苦也創袍市中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儂椅卓團典紙墨看聽人雇直均菜緡納措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訴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祭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胃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

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多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使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國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九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肌羸殘壞而就罄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答責之苦又或其家官通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也臣初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耳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

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衙怨之人人所同此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敵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激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為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申錢糧司又乞罷提舉教閱司又乞罷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敝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一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二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入戶五等已下地主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



並免教

按籍民為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鬥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污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為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憇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為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為兵獨富者堪為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為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污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慘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

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診兄臂而諭以徐日攘雞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未減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為經武強兵之圖不亦背乎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出戍他路其餘河北差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負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

光疏曰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帥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

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剽負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况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衛街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

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又言切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單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切發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祿廩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百餘然

後緩急可責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脩條約不報  
軾疏言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  
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  
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  
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  
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  
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  
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  
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  
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  
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少年歲之間

廢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  
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  
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  
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也聚重兵  
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  
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  
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晝備  
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  
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  
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  
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  
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

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  
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  
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坡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  
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 先朝  
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  
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 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  
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  
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  
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  
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者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  
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  
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補  
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  
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托灼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  
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  
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  
備甲馬今河朔汾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  
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  
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  
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  
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  
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飾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輒

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心絲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扭伏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

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給於縣官者猶不能不為將校所漁獵况籍民之有

田畝者以為保甲貪官汚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遣以故事無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並隸將司州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屯駐所在當俟將副巡歷決之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州縣拱手聽其所為兵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併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御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搔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屢以督

文獻卷百五十三  
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  
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  
當已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  
甲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  
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卞殊以為  
不快

按王介甫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則  
其時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之時布獨不  
欲復行何也蓋其事繁擾奉行不得其人則徒足以困百  
姓而實無益於軍實彼章惇蔡卞之徒但欲假紹述之說  
以遂其私畧不顧生民之休戚布在當時視群小猶為彼  
善於此者歟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  
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乃詔京畿三路  
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 政和時諸路團成保  
甲六十一萬餘人

十月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  
公為劫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絕神宗皇帝以  
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隸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  
則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今見行教令未有將官與人負任責  
之法致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畧不加  
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負坐視故縱而不問且軍  
中有長行節級人負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至  
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詳修

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

七月洪中孚為熙河蘭湟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創招崇威寧銳  
兩軍三年十月二十日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  
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  
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益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邊增二軍所費至  
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  
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  
南畝今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為朝廷憂不若  
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

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事故逃亡  
於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今兵闕六分  
欲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  
高廣南遠惡并犯強盜凶惡殺人放火事于化外並依法外餘並  
免決刺填從之

宣和三年知婺州楊應試言諸郡屯戍當隸守臣兵民之任一然  
後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奪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  
於是詔自今令隸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  
除前隸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陽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  
無復能戰又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  
戍費糧廩驕墮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習工藝遂致寇  
恣橫行毒流一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遏緩馭  
然大底南人怯弱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  
分接續排置使陝西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  
為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歐百姓斗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藏避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軍當明示法令資以金帛指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傷國體乞亟行禁止有已強刺涅之人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有非願之人速行改正

四年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祖宗軍律甚嚴若在戍還家當役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敝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為常稍有畏懼從之

五年手詔訪聞保甲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泐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竒邪無復糾禁幾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書省於諸路提刑或提舉各路委選一圓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鈐束通相覺察毋得舍母賴作過之人遇有盜賊晝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人告首仍具條揭示

欽宗靖康元年詔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椿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斛春冬衣賜數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禁軍錢糧之賜取足經常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調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



士有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即招填則拘其俸廩別作椿備上供入內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椿而次年復依舊法封椿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封椿如舊久之事益譎宰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筦勢重則闕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為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中為樞密復爭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察兵政財用日益殺弊患在不能守祖宗規模而已

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鄰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路路召募敢勇敢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敢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強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不堪出戰及已係軍籍者一例充募又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畧或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叙及武學有方畧智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為民及銷併之久軍額廢闕則六十以上復收為兵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

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  
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  
捕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捷者又多冗占階級既  
壞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耻於人言第窺河  
北將兵十無二三徃徃多是住招故為闕額以其封禡為上供  
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  
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乞之人固嘗申抑  
招之令明減剋之罰重未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  
哀矜痛切亦已無及為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劉韜奏近制置種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馬  
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故  
罪臣契勘用兵生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  
將為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主將如  
路人畧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求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  
等並不曾行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又種師中死軍夫兩軍相遇  
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榆次  
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  
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息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  
受命即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  
戰已却即自遣發軍馬傳呼應援特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  
營師中猶未有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即行亦必得出  
使諸將憂失主帥受軍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總却  
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  
將初出猶有懼色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

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過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種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即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恩赦不得叙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中以為忠義死事之勸詔種師中下統制將佐並各特降五官仍令劉幹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餘依奏十月樞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生戶從之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滿市應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無鬪志何桌用王健募奇兵操瓢行乞羸劣之人皆躍然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澹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所衝望風奔潰鐵焉是時守禦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姓謝姓丁人皆冒故舊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輿 著

兵考

高宗開元師扞于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族寡弱至招潰卒收群盜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詳見禁旅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為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併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

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群盜以為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為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揚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今禁兵俱斫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以為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為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為之副式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浚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畧可攷矣當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揚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夔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常屯紹興五年王夔罷以兵五十隸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赴行在七年之秋劉光世將鄜豳叛以七萬人北降劉豫別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

衙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為盛自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巨師古留  
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  
吳玠併將其兵王庶劉子羽有興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部伍子羽  
罷玠又併將其兵故玠之兵十萬玠死胡世將為宣撫命吳玠以  
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  
中部三萬人分屯仙人關內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  
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  
之尊而愴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師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  
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  
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  
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厮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  
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  
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  
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  
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若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  
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  
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社充其措置非不  
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粧海舶焚其城  
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鑑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而不  
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  
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以  
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

文獻卷百五十四  
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  
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  
難而不恤也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干計公然移文曰無使狂  
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  
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  
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勇  
退之後三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  
盡護諸軍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九軍輒敢  
擅移也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  
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  
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克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

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  
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士卒皮  
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  
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  
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閎尤異者則迂其官秩  
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  
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  
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  
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  
中今羨海權酷之人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闔閭什一之利  
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  
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

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做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眾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咸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技沉滯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鬪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逋者往焉違科舉失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時蔽故備錄之

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軍兵多係招集烏合之



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幾軍政歸一易於訓練詔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襲貳之乃以全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饑而遺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二年左僕射呂頤浩請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天時人事今皆可為何者昨自淮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道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稍汰其冗修飭器械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雀增姚端張守忠軍亦二

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群盜四擾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虜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振於鎮江陳思恭擊于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虜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虜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起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

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令韓世忠自京入關此亦一奇也

按頤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說而頒督師之命終至常州而部將叛之竟稱疾不進畧不能北向發一矢復還相位功業無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情稍備故錄之

四年三月密院言提舉御前軍器所申本所萬全雜役以五百人為額自戶部裁減月給盡皆逃遁若依戶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麥四斗八升每斗折錢二百日支食錢一百委是贍養不足詔戶部裁定於月糧一石七斗添作一石九斗

五月詔神武義軍統制王璣下揀閱到第三等軍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撥填諸州廂禁軍

軍防令諸軍招揀等杖天武第一軍五赤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軍神衛五赤七寸三分龍衛五赤七寸拱聖神勇勝捷驍捷龍猛清朔五赤六寸五分驍騎雲騎驍勝宣武殿前司虎翼水軍五赤六寸武騎寧朔步司軍虎翼等五赤五寸廣捷威勝廣德克勝等五赤四寸五分克戎萬捷雲捷橫塞等五赤四寸毫州雄勝飛騎威遠等五赤三寸五分濟州雄勝騎射橋道等五赤三寸揀中廣効武和武肅忠靖三路廂軍五尺二寸

七年樞密院言勘會累降旨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別軍官兵訪聞昨來諸軍內有因事走投別軍之人切慮互相讖認別致紛爭理宜措置詔諸軍應今日以前收到別軍官兵特免根究

自後更不許招誘拘截

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於秦檜且以拓  
峯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  
使張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  
其御曰統制御前軍馬四宣撫司遇有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  
依舊駐劄而四川大將亦分屯就糧曰興成皆鳳文龍利闥金  
洋綿房西和州大安軍元隆慶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今鎮江  
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  
飛之舊部紹興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勅兵籍荆南所屯則  
劉錡所招効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  
者江州一軍大抵皆茶寇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  
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攷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

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統司兵四萬九  
千人荆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  
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  
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之目

十三年詔殿前司等處統領將官本請受外別無供給職田之類  
贍養不足差官管運侵攘軍政可與逐月支破供給統制副統制  
月一百五十貫統領官以至準備將各支給有差庶可贍足其家  
責以後劾若諸軍仍前擅差軍兵回易興販依私役禁軍法所販  
物貨計贓坐罪州縣知而不舉與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樞密院言勘會內外諸軍招人多收技藝工匠販賣之  
徒致人材短小形質怯懦敗壞軍政可自今並依等枝招刺壯健  
堪披帶人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殿前司言諸軍法兵級年及六十將校年六十五  
減充剝圓支破請受有內戰功亦上半給近年以來僥求全支又  
有年及不行減落支費浩瀚不免橫取於民乞令所屬遵依舊法  
逐管置籍鄉貫年甲招刺年月悉書于籍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  
留總領以備開落使用詔依

乾道元年詔三衙及江上諸軍今後陞差須候年限及日方許申  
請

遷補之制凡諸軍校歲月有久近功效有優劣或聯比其名而  
加遷擢名曰排連其有戰功或大禮郊恩以次遷補則曰轉員  
惟老疾過失者不在遷補之限軍防今諸軍轉補將校者指揮  
使闕以副指揮使充副指揮使闕以都頭充都頭闕以副都頭  
充副都頭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者十人闕三  
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名雖未滿三年十八人闕五  
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  
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體量依據禁軍法無病却乃  
試弓弩內槍刀標牌手各粗習為應法入得轉補即有病悴或  
年六十九或轉補後犯賊枉法踰濫情重以上雖該恩並隔下  
其差出者勾抽體量在別州者隨所在州體量訖報住營處諸  
就糧軍闕將校應轉補者逐處各於見管一等軍分通理所闕  
人數遞遷如不足申總管或安撫鈐轄縣鎮先於本州州於本  
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軍分內選經轉補及二年者填闕又不  
足逐司報本處隨轉補文字且奏諸禁軍轉補排連將校節級  
正管者各依職次指揮却相壓差管及差同管與下名將校節  
級一等職名者各以補授先後為次諸禁軍已經轉補排連而

有以前功賞武藝應轉資者先於舊職上轉補後於已轉資上轉補排連如無闕即於應排轉名決下額外補諸軍以過犯應隔轉補排連未經隔而有戰功及傷中者免隔諸廂軍應補武僚備錄所降朝旨給牒補節級者給帖諸禁軍轉補排連限一季內奏廂軍十日諸馬軍龍猛步軍龍騎歸遠壯勇將校兵級雖犯徒到營不曾犯盜聽補轉排連諸都作院將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闕及三人餘遇有闕日轉補及三年依各次遞遷

容齋洪氏遺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揆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資唯堆梁之日以疾不趨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僕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管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額頗多紹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為額今管二萬五千四

百餘人所差發出成官占實一萬一百四十三人點關所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三十七人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鎮從之

葉適應詔兵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收節度推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群臣不改本末不察事勢

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設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管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

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  
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  
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  
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  
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  
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  
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  
萬二法皆弊名其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  
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  
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  
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  
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  
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  
及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  
郡又以廂禁兵日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  
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  
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  
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  
濕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  
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  
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  
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四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  
知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

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創天下  
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  
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  
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  
時也稟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板之祿多於兵卒之數  
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祉以  
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  
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  
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  
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  
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

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  
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為安而  
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  
惴惴然當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又於其位老疾  
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  
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  
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  
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  
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  
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  
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  
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



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闥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難，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聞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又論廂禁軍弓手土兵曰：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

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姦，雄心遂至於忘讎耻棄諸華。

文獻卷五十四  
發天命禮壞樂失積廢弊而莫革者宿衛此駐之兵困之於上  
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  
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右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  
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  
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  
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一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  
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  
曰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  
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  
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  
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

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  
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  
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  
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  
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  
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以  
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  
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  
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  
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  
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  
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

所謂寇賊者非民然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  
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裴鄂曾無以  
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  
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  
以成宴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  
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  
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  
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  
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  
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  
強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傷其膚自屠其  
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痲痺之人

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  
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  
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  
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  
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  
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  
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  
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嘗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  
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  
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  
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  
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五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禁衛兵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

特四時比校次其人其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也 為之

版以待官府次舍之版圖及夕擊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直宿者其人之名籍以待比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謂災禍令宿宿衛王宮也 辨內外而時禁分別

人禁其非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功吏職也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

時出入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 會其什伍而教

之道藝五人為伍二伍為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

也吏職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

之戶版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

事秩叙秩也叙才等也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

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

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

裘掌其諸賞虎賁氏虎士八百人士徒選有勇力者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王出侍虎賁士居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

也後雖群行亦有局分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

整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使若泥若道路不通有微

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

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土為之帥焉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趨而趨夾王車

王亦齊服服交冕則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經式軍旅則介而

趨介被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隸

器之掌帥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

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邊衛也疏服其邦之服若

蠻隸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罪隸 夷隸 貉隸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林氏曰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

衛所以強幹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

則官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

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之徒役宮伯有

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任居衛之制然也虎

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

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

之左太僕王視朝則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則左

云大僕大有大僕而前驅太僕而下有小臣祭僕隸僕御僕皆屬焉又司

從者在路門之左司隸掌率夷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

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

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

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

從此宿衛之別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

正人執劉錢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人綦

夾兩階所一人冕居虎門而詔王燬者乃率四夷之賤隸師

執劉立于東堂嚴其誅賞防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

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其任嚴矣而聖人防

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

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官伯之兵衛郎衛

因為大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伍隸掌於

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混淆之患事權不

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宮在軍城門外中尉主之

見詳兵制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

勳屬官有大夫郎諸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衛尉秦官

掌宮門衛也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

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也衛候司馬十二

官皆屬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

負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  
繇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  
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  
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廢人在官者也漢  
期門千人而狹比即亦古虎賁之遺意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  
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  
即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  
即習射左右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中將中郎中羽  
林中郎將羽林郎無負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  
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氏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

則有即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即衛也如

衛士令丞諸也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

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中

尉屬官左右京輔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黃霸為京兆尹坐發

騎士詣北軍調馬不調士賊秩則京輔兵卒番上北軍明矣

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也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壘

射聲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

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表盜以中郎却慎夫

人之坐日磬入侍縛莽何羅之逆事並見本傳王國侯國拘不得

入漢制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同族犯法限不得與

甲科為即後坐弟犯法不得宿衛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

寧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軍

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

帝陳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王莽以右將軍兼衛尉城門之

兵領於司馬成帝世陽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音皆以大司馬特進領城門軍往往以

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大尉之

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

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至東漢以

來又舉五官即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

文屬後漢官志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

夫議郎謁者僕射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

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九七署唯

餘志後志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

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

事竇武說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外與政及何

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我奈何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

宦者選三署即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何進推原其故皆

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光武不用三公事歸臺閣其流禍

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

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睿宗特增至萬騎肅

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詳並見

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御兵仗

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即將一人左右

即將各一人九府中即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

其府事左右即將二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  
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  
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  
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  
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稟食  
執扇三衛三百人擇少壯有腴齊儀容整美者本衛印臂送殿  
中省肄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為大僕寺引輅其後入官路艱  
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部  
不數年給祿粟故三衛蓋賤人罕趨之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  
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  
名簿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  
監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僕御器仗以  
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 折衝都尉掌領屬  
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點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  
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  
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  
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  
折衝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  
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廡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  
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沒者驍衛也正衙朝

會整鎧旅卒四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  
 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  
 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埃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  
 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僕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  
 于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  
 嘗有過唐謹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  
 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性清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  
 龍王父典宿衛習知制度王父宿衛習知朝廷制度高祖顧  
 衛一大將軍使改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衛大將軍文無  
 夜開使者示以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此旦帝嘆曰真將軍  
 七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  
 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徽之行于季友右羽林將軍制曰

軍之力也是以李太亮直禁中而又望其後自六軍禁衛  
 則心腹瓜牙之任不細矣時李太亮以假人為至如京師  
 皆用市人其選始輕天寶之後衛佐悉以假人為至如京師  
 衛皆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  
 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  
 為觀軍容使監其軍祿山反時伯玉以磨環門軍赴難即神  
 策軍也其後士蕃入寇朝恩又少神策軍屯苑自是復盛分  
 為左右兩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  
 好時鳳翔之麟游普閭皆隸神策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  
 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  
 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  
 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已見唐兵志詳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  
 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已見唐兵志詳  
 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  
 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

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

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白集五元輔授左羽林衛將軍制

而左右羽林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負外之置初非禁衛

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

此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

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僅望大重是曹高元裕言之而

不及用本傳敬宗視朝不時決事禁中宦手恣效大臣不得

帝維悟而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

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

之亂見進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

之亂見志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

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衛為左右羽林軍

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

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龍虎軍左

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為左

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為左右英武軍前

置龍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天

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

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勅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宜

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

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兩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

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六

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

晉天福六年七月改拱宸威和內直軍並為興順至八月改奉德  
兩軍為護聖左右軍周廣順元年四月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  
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顯德元年詔大簡諸軍取武藝超絕者為殿前諸班見軍制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者

為上軍老弱者為刺負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

旅之闕詳見兵制門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之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

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

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

右駢驢院領騎兵之額二廂軍亦內屬侍衛司見國門

仁宗天聖至寶元間增募禁軍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翼京畿廣

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荆湖歸遠總百餘營

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用師詔募神捷兵既而易名萬勝為二十

營所募多雜市井之人選便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

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而以京師所遣戍為東兵

東兵雖剋碩大卒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比兵戍川

陝嶺嶠荆湖間多不便習水土故建議者欲益募土兵為就糧於

是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雲冀有馬勁勇陝西河北振武

河北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勇延州青澗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

郡亦增募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步武復并河北招收無敵聽

予馬陝西制勝并州充戎騎射麟州飛騎府州威遠秦州建威慶

州有馬安塞保州威遠安肅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

禁兵蓋用外馬步凡增數百營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并禁軍禁軍并土軍土軍并班直并上軍

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  
選補仁宗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之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  
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  
弩以二石三斗為中格恩冀負察直驍捷軍士選中四軍則不  
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負察直闕人則以選中上  
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  
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蹶三石五斗等  
樣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隸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則閱  
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  
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朶子直東西  
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祗候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  
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殿直捧日負察直天武龍衛神  
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朶子直弓箭直將虞候選補十將  
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石三斗負察龍御騎御馬  
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揀罷禁軍之不如法者入并廢諸軍營詳見兵制門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  
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書省言昨臣察言古制六軍所以備王之爪牙  
而羽林又禁衛之總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營分曰六軍而  
復有左右衛林之名稱謂失當詔令措置今欲將揀中六軍并六  
軍指揮並改為廣効內揀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羽  
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龍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

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國初以來殿前侍御馬步司三衙禁  
旅合十餘萬人自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  
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  
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  
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淵為  
使司都總制世忠俊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光世提舉使同一  
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本府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今又置御營司是政  
出于三也乃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

三衙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及以都  
督府兵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  
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  
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留守三年  
秋仲荀以虜逼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  
海避狄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衆圍之出語  
不遜上怒誅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春上  
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  
之親軍將姚端最獨盛上皆優遇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  
百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為上言祖宗  
於兵政最為留意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二衙則兵政已壞獨

衛兵鬻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咽而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為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庚子二月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庚戌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丙申而鮮承宣潛典步軍如故自是三衙始復矣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巖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神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前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為天下冠

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中軍已隸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三宣撫罷乃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諸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乞遵依祖宗法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諸指揮禁軍內捧日天武依條陞揀扈衛諸班直拱聖神勇以下陞揀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外有一千九百人差使日增人數日厲欲乞於今年分定月分內招一千人請給例物並依先招人體例詔依二十七年十二月樞密院言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準旨三

衙所招軍兵效用權行住招自紹興二十六年見闕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揀汰三千四十四人見闕二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揀汰五百四十人共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有虧損緣近來游手人陳乞情願投軍少壯百姓刺充効用勝捷吐渾雄一日為始依舊招募情願投軍少壯百姓刺充効用勝捷吐渾雄威填額使喚依例支破請給所招係填名闕即不曾添請給詔依今三衙依分定月分招填

孝宗隆興元年主管步軍司公事郭振言本司在京日所管軍額計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行在見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緣諸處非之差使應副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為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其請給例物等依則例行詔特依乾道四年樞密院言殿前司步軍司內有官人子弟名

願投充効用其間不及等杖二三寸却有膂力強壯之人詔今後令逐司遇有闕額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審驗強壯即行指試

六年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言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闕自來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陞差近年以來須自訓練官差充准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及三年陞統領再及三年陞統制官切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後兵將官有闕不以年限許令本司檢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從之前處禁改廷請未見軍制門七年虞允文乞移馬司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乃以李顯忠為都指揮使統馬軍也焉元額三萬人

乾道初殿步司兵馬權以七萬三千人為額二年降旨馬司以



三萬人步司以二萬七千人

慶元二年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言南渡以來捧日天武已下權以三千人為額今諸班直見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揀中人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請立為定額詔依

大抵此一軍乃高宗所收諸將之部曲其殿前司則辛永宗諸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則合王彥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盛之兵步軍司則本王彥所部之兵其軍校之制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班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都頭十將將虞候馬步軍有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捧日天武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

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部有軍使都頭副女馬使副軍頭十將虞候承旨押官其下有統帶官領官同統領正將副將衛司前禁軍皆如之中興制自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朶直內殿直弓箭直弩直散負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銀槍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東五班散直班二十四班為上軍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文獻通考

卷之一百五十五

終



